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
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卷二十四

醒世恆言目次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 卷

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 卷

老僕義憤成家

第 卷

貫戲言成巧禍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却是頭髮紛披羞顏難掩親友知其事者無不以爲
笑談奉勸世人好丹術者請以此爲鑒

丹術須先斷情慾
塵緣豈許相馳逐
貪淫若是望丹成
陰溝洞裡天鵝肉

二卷終

卷第二十四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淨几明窓不染塵

圖書鎮日與相親

偶然談及風流事

多少風流悞了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揚州有一秀士姓黃名損字益之
年方二十一歲生得丰姿韶秀二表人才兼之學富
五車才傾八斗同輩之中推爲才子原是閩閩名門
因父母早喪家道零落父親手裏遺下一件寶貝是
一塊羊脂白玉雕成個馬兒喚做玉馬墜色澤溫潤
鏤刻精工雖然是小小東西等閒也沒有第二件勝

愛惜玉馬
陸尚得其
報况愛惜
人才者乎

得他的黃損秀才自幼愛惜佩帶在身不曾頃刻之
離偶一日閒遊市中遇着一個老叟生得怎生模樣
頭帶箬葉冠身穿百衲襖腰繫黃絲絛手執逍遙
扇童顏鶴髮碧眼方瞳不是蓬萊仙長也須學道
高人

那老者看着黃生微微而笑黃生見其儀容古雅踈
然起敬邀至茶坊獻茶叙話那老者所談無非是理
學名言玄門妙諦黃生不覺嘆服正當語酣之際黃
生偶然舉袂老者看見了那玉馬墜見道願借一觀
黃生即時解下雙手獻與老者老者看了又看噴噴

愛惜丈夫
其有異人

黃賞問道此墜價值幾何老漢意欲奉價相求未審
郎君允否黃生答道此乃家下祖遺之物老翁若心
愛便當相贈何論價乎老者道旣蒙郎君慷慨不吝
老漢何敢固辭老漢他日亦有所報便將此墜懸掛
在黃絲絛上揮手而別其去如飛生愕然驚恠想道
此老定是異人恨不曾問其姓名也這段話閣過不
題却說荆襄節度使劉守道平昔慕黃生才名差官
持手書一封白金綵幣聘爲幕賓如何叫做幕賓但
凡幕府軍民事冗要人商議况一應章奏及書札亦
須要個代筆必得才智兼全之士方稱其職厚其禮

幣奉為上賓所以謂之幕賓又謂之書記有官職者則謂之記室參軍黃損秀才正當窮困無聊之際却聞得劉節使有此美意遂欣然許之先寫了回書打發來人約定了日期自到荊州謁見差官去了黃生收拾衣裝別過親友一路搭船行至江州忽見巨舟泊岸蓬窓雅潔朱欄油幕甚是整齊黃生想道我若越得此船何愁江中波浪之險乎適有一水手上岸沽酒黃生尾其後而問之此舟從何而來今往何處水手答道徽人姓韓今往蜀中做客黃生道此去蜀中必從荆江而過小生正欲往彼未審可容附舟否

水手道船頗寬大那韓姓人... 未知他意允否若何黃生取書... 資求其代言水手道官人姓小... 人方敢相請須臾水手沽酒... 方便水手應允不一時見船... 舟相問水手道主人最重斯... 不推拒但前艙貨物充滿只... 後火艙歇宿主人家眷在於... 惟遂引黃生見了主人韓翁... 夜黃生在後火艙中坐了一... 方欲解衣就寢忽聞

箏聲淒婉其聲自中、艤而出黃生披衣起坐側耳聽之。

乍雄乍細若沉若浮或如雁語長空或如鶴鳴
野或如清泉赴壑或如亂雨洒窓漢宮初奏明妃
曲唐家新譜雨淋鈴

唐時第一琵琶手是康崑崙第一箏手是郝善素揚
州妓女薛瓊瓊獨得郝善素指法瓊瓊與黃生最相
契厚僖宗皇帝妙選天下知音女子入宮供奉揚州
刺史以瓊瓊應選黃生思之不置遂不忍復聽彈箏
今日所聞箏聲宛似瓊瓊所彈黃生暗暗稱奇時

中俱已酣熟黃生推篷而起悄然從窗
窺之見艤中一幼女年未及笄身穿杏紅輕綃
鬟半髻嬌艷非常燃蘭膏焚鳳腦纖手如玉撫箏而
彈須臾曲罷蘭銷篆滅杳無所聞矣那時黃生神鬼
俱蕩如逢神女仙妃薛瓊瓊輩又不足道也在艤中
展轉不寐吟成小詞一首詞云

生平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牙羅
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

一夜無眠已到天明起坐便

後題維揚黃損四字疊成方

後題維揚黃損四字疊成方

通領向中艙觀望絕無動靜。黃生身對文自覺應
 就拉往前艙獻茶。黃生身對文自覺應
 對失次心中慚悚而韓翁殊
 聲響生意此女盥漱急急起
 觀窓櫺不甚分明而香氣芬馥
 逃而骨已軟矣急于袖中取出
 投入誠恐舟人旁睨移步遠遠
 櫺真個是目不轉睛却說中艙
 果忽聞窓間欽欽之響取而觀之
 詞一首讀罷終

惠之中明明曉得趁船那秀才夜來聞箏而作情詞
 俱絕心中十分欣慕但內才如此不知外才何如遂
 啓半窓舒頭外望見生凝然獨立如有所思麟鳳之
 姿皎皎絕塵雖潘安衛玠無以過也心下想道戴生
 長賈家恥為販夫販婦若與此生得偕伉儷豈非至
 願本欲再看一時為舟中耳目甚近只得掩窓黃生
 亦退于艙後然思慕之念益切時舟尚停泊未開黃
 生假推上岸屢從窓邊往來女聞窓外履聲亦必啓
 窓露面四目相視未免彼此送情只是不能藉語正
 是

彼此滿懷心腹事 大家都在不言中

到午後韓翁有鄰舟相識拉上岸于酒家相款舟人

俱整理篷楫為明早開船之計黃生注目窓櫺適此

女推窓外望見生忽然退步若含羞欲避者少頃復

以手招生生喜出望外移步近窓女乃低聲細語道

夜勿先寢妾有一言黃生再欲叩之女

矣黃生大喜欲狂恨不能一拳打落日頭把絲行者

的瞌睡蟲遍派滿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獨留他

女二人叙一個心滿意足正是

無情不恨良宵短 乍約偏嫌此日長

至夜韓翁扶醉而歸到船即睡推至更深舟子俱已

安息微聞隔壁彈指三聲黃生急整冠起視時新月

微明輕風徐拂女已開半戶向外而立黃生即于船

艣上作揖女于艣中答禮生便欲跨足下艣女不許

向生道慕君之才本欲與君吐露心腹幸勿相偶黃

生亦不敢造次乃矧身坐於窓口女問生道君何方

人氏有妻室否黃生答道維揚秀才家貧未娶女道

妾之母裴姓亦維揚人也吾父雖微籍浮家蜀中向

到維揚聘吾母為側室止生妾一人十二歲吾母見

昔今三年喪畢吾父移妾歸蜀耳黃生道既如此則

才子惜貌
不能自制

我與小娘子同鄉故舊安得無情乎幸述芳名當銘
骨臆女道妾小字玉娥幼時吾母教以讀書識字頗
通文墨昨承示佳詞逸思新美君真天下有心人也
願得爲伯鸞婦效孟光舉案齊眉妾願足矣黃生道
小娘子既有此心我豈木石之比誓當竭力圖之若
不如願當終身不娶以報高情女道慕君才調不羞
自媒異日富貴勿令妾有白頭之嘆黃生道卿家雅
意陽侯河伯實聞此言如有負心天地不容但小娘
子乃尊翁之愛女小生逆旅貧儒即使通媒尊翁未
必肯從異日舟去人離相會不知何日不識小娘子

有何奇策使小生得遂盟言女道夜話已久嚴文
且隱矣難以盡言此後三月必到涪州十月初三日
乃水神生日吾父每出入必往祭賽册人盡行君以
是日能到舟次一會當爲決終身之策幸勿負約使
妾望穿兩眸也黃生道旣蒙良約敢不趨赴言畢舒
手欲握女臂忽聞韓翁酒醒呼茶女急掩窓黃生遽
巡就寢忽忽如有所失從此合眼便見此女頃刻不
能忘情此女亦不復啓窓見生矣舟行月餘方抵荆
江正值上水順風舟人欲趕程途催生登岸生雖徘徊
不忍難以推托將酒錢贈了舟子別過韓翁取包

裹上岸復竚立凝視中艙淒然欲淚女亦微啓窓櫺停眸相送俄頃之間揚帆而去迅速如飛黃生盼望良久不見了船不覺墮淚傍人問其緣故黃生哽咽不能答一語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黃生呆立江岸直至天晚只得就店安歇次早問了守帥府前投了名刺劉公欣然接納叙起敬慕之意即日開筵相待黃生于席間思念玉娥食不下咽劉公見其精神恍惚疑有心事再三問之黃生含淚不言但云中途有病未痊劉公亦好言撫慰至晚劉公

親自送入書館鋪設極其華整黃生心不在焉鬱鬱而已過了數日黃生恐誤玉娥之期托言欲往鄰郡訪一故友暫假出外月餘即返劉公道軍務倥傯政欲請教且待少暇當從尊命又過了數日生再開言劉公只是不允生度不可強又公館守衛嚴密夜間落鎖不便出入一連躊躇了三日夜更無良策忽一日問館童道此間何處可以散悶館童道一牆之隔便是本府後花園中亭臺樹木儘可消遣黃生命童子開了書館引入後園遊玩了一番問道花園之外還是何處館童道牆外便是街坊周圍有人巡警日

此番曉牆
此張生
有情趣

則敲擲夜則打更老爺法度好不嚴哩黃生聽在肚裏暗暗打帳除非如此如此是夜和衣而臥寢不成寐捱到五更鼓聲已絕寂無人聲料此際司更的幸苦了一夜必然困倦此時不去更待何時近牆有石榴樹一株黃生攀援而上聳身一跳出了書房的粉牆靜悄悄一個大花園園牆上都有荆棘黃生心上一計將石塊填脚先扒開那些棘刺踰牆而出並無人知覺早離了帥府趁此天色未明拽開脚步便走忙忙若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有詩為証

已效鄰生入幕

何當于木踰垣

豈有牆東窺宋

却同月下追韓

次日館中童子早起承值叫聲奇恠門不開戶不開房中不見了黃秀才忙去報知劉公劉公見說嘆了一驚親到書房看了一遍一步步看到後園見棘刺扒動牆上有缺想必那沒行止的秀才從此而去正不知甚麼急務當下傳擲升帳拘巡警員役詢問皆云不知劉公責治了一番因他說鄰邦訪友差人於襄鄧各府逐縣挨查緝訪並無踪影嘆息而罷話分兩頭却說黃秀才自離帥府挨門出城又怕有人追趕放脚飛跑逢人問路晚宿早行遙望涪州而進自

古道無巧不成話。是到涪州。剛剛是十月初三日。且說黃秀才在帥府中擔閣多日。如何還懸得上。只因客船重大。且是上水。有風則行。無風則止。黃秀才從陸路短盤。風雨無阻。所以趕着了。沿江一路抵尋。只見高檣巨艦。比次湊集。如魚鱗一般。逐隻挨去。並不見韓翁之舟。心中早已着忙。莫非忙中有錯。還是再推轉去。方欲回步。只見前面半箭之地。江岸有柳樹數株。下面單單泊着一隻船兒。上前仔細觀看。那船上寂無一人。止中艙有一女子。獨倚蓬窓。好有所待。那女子非別。正是玉娥。因為有黃生之約。恐眾人嫌。下相接不便。在父親前。只說愛那柳樹之下。泊船僻靜。有趣。韓翁愛女言無不從。此時黃生一見。其喜非小。

謾說洞房花燭夜

且喜他鄉遇故知

那玉娥望見黃生。笑容可掬。其船離岸尚遠。黃生便欲跳上。玉娥道。水勢甚急。須牽纜至近。方可。黃生依言。便舉手去牽。那纜兒也是合當有事。那纜帶在柳樹根上。被風浪所激。已自鬆了。黃生去拿他時。便脫了。結你。說巨舟在江濤洶湧之中。何等力氣。黃生又是个書生。不是筋節的一隻手。如何帶得住。說時遲。

那時快，只叫得一聲阿呀，但見舟逐順流下水去，若飛電若現，若隱瞬息之間，不知幾里。黃生沿岸叫呼，衆船上都往水神廟祭賽去了，便有來往舟隻，那涪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離川江不遠，瞿塘三峽一路下來，如銀河倒瀉，一般各船過此，一個個手忙脚亂，自顧且不暇，何暇顧別人？黃生狂走約有一二十里，到空濶處不見了，那船又走二十來里，料無覓處，欲待轉去報與韓翁知道，又恐反惹其禍，對着江面痛哭了一場，想起遠路天涯，孤身無倚，欲再覓劉公，無須面見，且盤纏缺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如

事多磨
不得此
折不

向江流或者得小娘子克鬼相見也見我講損不具負心之人罷罷罷

八生自古誰無死

留與風流作話文

黃秀才方欲投江，只聽得背後一人叫道：不可不可。黃生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維揚市上曾遇着討他玉馬墜兒這個老叟。黃生見了那老叟，又羞又苦，淚如兩下。老叟道：郎君有何痛苦，說與老漢知道，或者可以分憂。一二黃生道：到此地位，不得不說了。便將初遇玉娥及相約涪江纜斷舟行之事，備細述了一遍。老叟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此些須小事，如何便

拚得一條性命黃生道老翁是局外之人把這事看得小依小生看來比天更高比海更濶這事大得多哩老叟把十指一輪說道老漢頗通數學方纔輪算尊可命不該絕即君還有相會之期此去前面一里之外有一茅菴是我禪兄所居即君但往借宿徐以此事求之彼必能相濟老漢不及奉陪黃生道老翁若不同去恐禪師未必相信不肯留宿老叟道即君前所惠玉馬墜兒老漢似帶在身我禪兄所常見但以此爲信可也說罷就黃絲絲上解下玉馬墜來遞與黃生黃生接得在手老叟竟自飄然去了黃生

心事擾亂依舊不曾問得姓名懊悔無及天色已晚且自前去約行一里之外果然荒野中獨獨有個茅菴其門半掩黃生捱身而入佛堂中一盞琉璃燈半明不滅居中放個蒲團一位高年胡僧與塑的西番羅漢無一盤膝打坐雙眸緊閉如入定之狀黃生不敢驚動端跪于前約有一個時辰胡僧開眼看見喝道何物俗子敢來混人黃生再拜奉上玉馬墜代老叟致意今晚求借一宿胡僧道一宿不難但塵路茫茫郎君此行將何底止黃生道小生黃損正有心願欲求聖僧指迷遂將玉娥涪州之約始終敘述因叩

首問計胡僧道俺出家人心如死灰那管人間兒女之事黃生拜求不已胡僧道郎君念既至誠可通神明但觀郎君必是仕宦中人品大丈夫以致身青雲顯宗揚名爲本此事須於成名之後從容及之黃生又拜道小生舉目無親口食尚然不周那有功名之念適間若非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座下有白金十兩聊助郎君路費且往長安俟機緣到日當有以報命耳說罷依先閉目入定去了黃生身體亦覺困倦就蒲團之側曲肱而枕之猛然睡去

醒將轉來已是黎明時候但見破敗荒蕪牆壁俱無並不見坐禪胡僧的踪跡上邊佛像也剝落破碎不成模樣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錠大銀錠上鑿有黃損二字黃生叫聲慚愧方知夜來所遇真聖僧也向佛前拜禱了一番取了這錠銀子權爲路費逕往長安正是人有逆天之時天無絕人之路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話分兩頭却說韓翁同舟人賽神回來不見了船急忙尋問別個守船的看見都說斷了纜被流水滾下去多時了我們沒本事救得韓翁大驚一路尋將下去聞岸上人所說亦是如此抓尋了兩三日並無影

響痛哭而回不在話下再說揚州妓女薛瓊瓊鵲見
叫做薛媪為女兒瓊瓊以彈箏充選入宮供奉以及
二載薛媪自去了這女兒門戶蕭條乃買舟欲往長
安探女希求天子恩澤其舟行至漢水見有一覆舟
自上流而下迴避不迭砰的一聲正觸了船頭那隻
船就停止不行了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財物遂牽近
岸邊用斧劈開其中有一女子薛媪聞知忙教救出
已是淹淹將盡只有一絲未斷原來冬天水寒但是
下水便沒了命只因此女藏在中艙船底遮蓋煖氣
未洩所以留得這一息生氣舟中貨物已自漂失了

之續矣

便有存留舟人都分散去訖薛媪為去了女兒瓊瓊
正想沒有個替代見此女容貌美麗喜不可言慌忙
將通身濕衣解下置于絮被之內自己將肉身偎貼
那女子得了煖氣漸漸甦醒然後將姜湯粥食慢慢
扶持又將好言撫慰女子漸能言語索取濕衣中錦
囊薛媪問其來歷女子荅道奴家姓韓小字玉娥隨
父往蜀舟至涪州父親同舟人往賽水神奴家獨守
舟中偶因纜脫漂沒到此薛媪道可曾適人麼玉娥
道與維揚黃損秀才曾有百年之約錦囊中藏有花
箋小詞即黃郎所贈也薛媪道黃秀才原是我女兒

瓊瓊舊交。此人才貌雙全。與小娘子正是一對良緣。小娘子不須憂慮。隨老身同到長安。來年大比黃秀才必來應舉。那時待老身尋訪他來。與娘子續秦晉之盟。豈不美乎。玉娥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自
此玉娥遂拜薛媪爲義母。薛媪亦如已女相待。正是
休言事急且相隨。受恩深處親骨肉。

不一日。行到長安。薛媪賃了小小一所房子。同玉娥住下。其時瓊瓊入宮進御。寵倖無比。曉得假母到來。無繇相會。但遣人不時餽送些東西。問玉娥又處
深藏終日針指。以助薪水之費。所以薛媪日用寬

然有餘。光陰似箭。不覺歲盡。春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曠曠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且說除夜。玉娥想着母死父離。情人又無消息。暗暗墮淚。是夜睡去。夢見天門大開。一尊羅漢從空中出現。玉娥拜訴衷情。羅漢將黃紙一書。從空擲下。紙上寫維揚黃損佳音六字。玉娥大喜。方欲開看。忽聞霹靂一聲。驀然驚覺。乃是人家歲朝開門。放火炮聲響。玉娥想了一回。凄然不樂。其日新年。只得強起梳粧。薛媪往鄰家拜年去了。玉娥垂下竹簾。立于門內。眼

觀街市上人來人往心中想道今年是大比之期不知黃郎曾到長安否若得他此地經過重逢一面應着夜來之夢也不往奴死裏逃生方纔轉動念頭忽見一個胡僧當簾而立高叫道募化有緣男女玉娥從簾中仔細一看那胡僧面貌與夜來夢中所見羅漢無異不覺竦然起敬孤身女子却又不好招接他正在躊躇那胡僧竟自揭簾而入玉娥倒退幾步閃在一邊胡僧直入中庭盤膝而坐頂上現成毫光數道直透天門玉娥大驚跪拜無數稟道弟子墮落火坑有夙緣未下望羅漢指示迷津救拔苦海胡僧道

汝誠念皈依但尚有塵劫未脫老僧贈汝一物可密藏于身昧勿許一人知道他日夫婦重逢自有靈驗當下取出一件寶貝贈與玉娥乃是玉馬墜兒玉娥收得一道金光冲天而起胡僧忽然不見玉娥知是聖人顯化望空拜謝將玉馬墜牢繫襟帶之上薛媪回來並不題起

滿懷心事無人訴 一炷心香禮聖僧

再說黃損秀才得胡僧助了盤纏一徑往長安應試然雖如此心上只掛着玉娥也不去溫習經史也不去靜養精神終日串街走巷尋覓聖僧庶幾一遇早

出晚回終日悶而已。試期已到，黃生只得隨例入場。舉筆一揮，絕不思索，他也只當應個故事。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練，誰知那偏是應故事的文字，容易入眼，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金榜開時，高高掛一個黃損名字。除授部郎之職。其時呂用之專權亂政，引用無籍小人，左道惑眾，中外嫉之如仇。然怕他權勢不敢則聲，黃損獨條陳他前後奸惡事事有據。天子聽信，勅呂用之免官就第。黃生少年高第，又上了這個疏，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

之事。那一個不欽服他，真個名傾朝野。長安貴戚聞

黃生尚未娶妻，多央媒說合，求他為婿。黃生心忒玉

娥有盟言在前，只是推托不允。那時薛媪也風聞得

黃損登第，欲待去訪他，到是玉娥教他且慢，貴易交

富易妻，人情乎？未知黃郎真心何如。這也是他把細

處話分兩頭，且說呂用之閑居私第，終日講爐鼎之

事，差人四下緝訪名姝美色，以為婢妾。有人誇薛媪

的養女，名曰玉娥，天下絕色，只是不肯輕易見人。呂

用之道，只怕求而沒有，那怕有而難求。當下差幹僕

數十人，以五百金為聘，也不通各道姓，竟撒向薛媪

黃生
有識
玉娥徐
以探生
前何如

家中直入卧房搶出玉娥不由分說擡上花花爰轎望呂府飛奔而去嚇得薛媪軟做一團急忙裏想不出的道理後來曉得呂府中要人聲也不敢則了欲待投訴黃損恐無益于事反討他抱怨只得忍氣吞聲不在話下且說玉娥到了府中呂用之親自捲簾看見姿容絕世喜不自勝即命丫鬟養娘扶至香房又取出錦衣數箱奇樣首飾教他裝扮玉娥只是啼哭將首飾擲之于地一件衣服也不肯穿丫鬟養娘回覆呂相公呂相公只教莫難爲了他好言相勸衆人領命你一句我一句只是勸他順從玉娥全然不

理正是

萬事可將權勢使

寸心不爲綺羅移

姻緣自古皆前定

堪笑狂夫妄用機

却說呂家門生故吏聞得相公納了新寵都來拜賀免不得做慶賀筵席飲至初更只見後槽馬夫喘吁吁上堂稟事適間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不知那裏來的突入後槽嚙傷羣馬小人持棍趕他那馬直入內宅去了呂用之大驚道那有此事即命幹僕明火執杖同着馬夫于各房搜檢馬屍也不聞得一個都來回話呂相公心知不祥之事不肯信以爲然只在

馬夫妾言不老實打四十棍革去不用眾客咸不懽而散呂用之乘着酒興逕入新房玉娥兀自哭哭啼啼呂用之一般也會幫襯說道我富貴無比你若願從明日就立你為夫人一生受用不盡玉娥道奴家雖是女流亦知廉恥曾許配良人一女不更二夫况相公珠翠成羣豈少奴家一人願賜矜憐以全名節呂用之那里肯聽用起拔山之力抱向床頭按住親解其衣玉娥雙手拒之氣力不加口中罵聲不絕正在危急之際忽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從床中奔出向呂用之亂撲亂咬呂用之着性只得放手喝教侍

天下有情
無如佛子

婦上前那白馬在房中亂舞逢着便咬咬得侍婢十損九傷呂用之驚惶逃竄比及呂用之出了房門那白馬也不見了呂用之明明曉得是個妖孽暗地差人四下訪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門自言善能望氣預知凶吉今見府上妖氣深重特來禳解門上迎報了用之即日請進甚相敬禮胡僧道府上妖氣深重主有非常之禍呂用之道妖氣在于何處胡僧道似在房闈之內待老僧細查呂用之親自引了胡僧各房觀看行至玉娥房頭胡僧大驚道妖氣在此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呂用之道新納小妾尚未

胡僧善寫
說辭勝似
古押衙許
俊許許多
力氣也

成婚胡僧道恭喜相公洪福齊天得遇老僧若成親
之後相公必遭其禍矣此女乃上帝玉馬之精來人
間行禍者今已到相公府中若不早些發脫禍必不
免呂用之被他說着玉馬之事連呼為神人請問如
何發脫胡僧道將此女速贈他人使他人代受其禍
相公便沒事了呂用之雖然愛那女色性命為重說
得活靈活現怎的又怕又問他贈與誰人方好胡僧
道只揀相公心上第一個不快的將此女贈之一月
之內此人必遭奇禍相公可高枕無憂也呂用之被
黃損一本劾奏罷官心中最恨的那時便定了個主

意即忙作禮道領教領教分付幹僕備齋款多取
金帛厚贈胡僧道相公天下福人老僧特來相救豈
敢受賜連齋也不喫拂衣而去

分明一席無稽話 却認非常禳禍功

呂用之當時差人喚取薛媪到府說話薛媪不敢不
來呂用之便道你女兒年幼不知禮數我府中不好
收用聞得新進士黃損尚無妻室此人與我有言我
欲將此女送他解釋其恨須得你親自送去善言道
達必得他收納方好薛媪叩首道相公鈞旨敢不遵
依呂用之又道房中衣飾箱籠盡作嫁資你可自去

收拾竟自擡去。連你女兒也不消相見了。薛媪聞言，正中其懷。中堂自有人引進香房。玉娥見薛媪到來，認是呂用之，着他來解勸心。頭突突的跳。薛媪向女兒耳邊低說道：「你如今好了，相公不用着我另送與一個知趣的人。」玉娥道：「家所以貪生忍恥，跟隨到此，只望黃郎一會，若轉贈他人，與陷身此地，何異奴家寧死不願為逐浪之萍，隨風之絮也。」薛媪道：「方纔說知趣的人兒，正是黃郎房中衣飾箱籠，盡數相贈。快些出門，防他有翻悔之舉。」玉娥道：「原來如此。」當下母子二人，忙忙的收拾停當，囑付丫鬟養娘，寄謝。

公喚下脚力，一道煙去了。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却說黃損閒坐衙齋，忽見門役來報，有維揚薛媽媽求見。黃生忙教請進薛媪。一見了黃生，連稱賀喜。黃生道：「下官何喜可賀？」薛媪道：「老身到長安已半年有餘，平時不敢來冒瀆。今日特奉一貴官之命，送一位小娘子到府成親。黃生問道：「貴官是那一個？」薛媪道：「是新罷職的呂相公。黃生大怒道：「這個奸雄，敢以美人局戲我，若不看你舊時情分，就把你叱咤一場。」薛媪道：「官人休惱，那美人非別，却是老身的女兒，與官人。」

西遊記 卷二十四

有瓜葛的黃生聞言就把怒容放下了五分從容問道令愛瓊瓊久已入宮供奉以下更有誰人與下官有何瓜葛薛媼道是老身新認的小女姓韓名玉娥黃生大驚道你在那裏相會來薛媼便把漢江拯救之事說了一遍近日被呂相公用強奪去女兒抵死不從不知何故分付老身送與官人權為修好之意黃生搖首道既被呂用之這厮奪去必然點污豈有白白發出之理又如何偏送與下官薛媼道只問我女兒便知黃生道莫非不是那維揚韓玉娥麼薛媼道見有官人所贈花箋小詞為證遂出諸袖中還是

被水浸濕過的都繃了黃生見之提起昔日涪州光景不覺慘然淚下即刻命肩輿人從同薛媼迎接玉娥到衙相會兩下抱頭大哭哭罷各叙衷腸玉娥舉玉馬墜對生說道妾若非此物必為呂賊所污當以頸血濺其衣不復得見君面矣黃生見墜大驚道此玉馬墜原是吾家世寶去年涪州獻與胡僧芳卿何以得之玉娥道妾除夜曾得一夢次日歲朝遇一胡僧宛如夢中所見將此墜贈我囑付我夫妻相會都在這箇墜上妾謹藏于身那夜呂賊用強相犯忽有白馬從床頭奔出欲嚙呂賊呂賊驚惶逃去後聞得

也有個明僧對呂賊說白馬爲妖不利主人所以將
妾贈君欲貽禍於君耳黃生道如此說你我夫妻重
會皆胡僧之力胡僧真神人玉馬墜真神物也今日
禮當謝之遂命設下香案供養玉馬墜于上擺列酒
脯之儀夫妻雙雙下拜薛媪亦從旁叩頭忽見一白
馬約長丈餘從香案上躍出騰空而起衆人急出戶
看之見雲端裏面站着二人鬚眉可辨那人是誰

維揚市上初相識

再向涪江渡口逢

今日雲端來顯相

方知玉馬主人翁

那人便是起首說維揚市上相遇請那玉馬墜的老

翁老翁跨上白馬須臾煙雲繚繞不知所往黃生想
起江頭活命之恩望空再拜看案上玉馬墜已不見
矣是夜黃損與玉娥遂爲夫婦薛媪養老送終黃損
又差人持書往蜀中訪問韓翁迎來奉養歲時必設
老叟及胡僧神位焚香禮拜後黃損官至御史中丞
玉娥生三子並列仕途夫婦百年諧老有詩贊云

一曲箏聲江上聽

知音遂締百年盟

死生離合皆前定

不是姻緣莫強爭

二十四卷終

錄其父則曾物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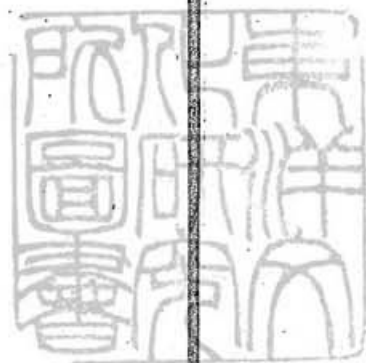
文盡公林書抄...

吳錄其黃冊與王...

岐山匪命之...

錄其徐...







關
花
香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